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五日】（明慧记者常贤采访报道）萧先生（化名）年逾花甲，曾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对法轮功有初步的了解，也读过《九评共产党》。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与他谈起了法轮功以及过去十一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萧先生讲述了他认识法轮功的过程，以及对中共迫害的观察。以下是对萧先生采访的内容。

笔者：请问可以披露您真实姓名吗？

萧先生：还是不要披露的好。我深谙共产党，它迫害人不商量。为了亲友和同事的安全，还是不报姓名为宜。

笔者：您了解法轮功吗？

萧先生：说实话，开始我并不了解法轮功，不太感兴趣，也谈不上喜不喜欢。后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才引起我的注意。从几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处，得知法轮功对强身健体很有好处。这更增加了我对整个时局的困惑。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案出来后，当时我有很多疑问：

天安门广场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到灭火器？烧伤病人怎么全身缠绷带？割开喉管的小思影为何说话清晰洪亮等等。当时虽然有疑问，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伟大的党”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

笔者：那后来呢？

萧先生：后来，我从朋友处见到了揭露自焚真相的光碟，后来还有获奖的《伪火》影片，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和罗干等人一手导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而且自焚案中的刘春玲、刘思影母女都已被害死。我思想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度感觉要崩溃了。我多年来一直信赖的党，虽然原来也知道它有很多问题，但没想到原来竟是这种货色！这简直就是流氓，就是黑社会。我真是怒不可遏！那种受骗的感觉，非常痛苦。从那以后，我对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失去信任了。我也在朋友的帮助下退出了共产党。

笔者：能不能谈一下您现在对法轮功的看法？

萧先生：天下事，有时候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江泽民既然是错的，那法轮功就是对的。现在，我通过了解，知道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也读了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这是一本指导修炼的非常好的书。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上乘佛家功法。迫害前在中国有上亿人修炼，如今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炼法轮功。如果法轮功自身没有深刻的内涵和感召力，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笔者：您曾任高级官员，在江泽民集团无端迫害法

## 一名前中共高官谈认识法轮功的经历



上图：1999年7.20以前，东北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场面

轮功后，你观察到的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何反应？

萧先生：中国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干部们对中共的信任感普遍降低，尤其对极左的东西极不感兴趣。江泽民自知镇压法轮功师出无名、底气不足，所以，凡召开镇压法轮功的有关会议，从来不敢下达正式文件。只下发没有文件编号的密码电报（用过即销毁），

各单位各部  
门的负责人  
对此私下议

论：“既然觉得正确，就应该堂堂正正下文，干吗偷偷摸摸，用什么密码电报？！”实际上，江不敢用正式文件，怕留下罪证，日后遭清算。有的单位召开批判法轮功的大会，要请专家做批判法轮功的报告，有的干部被邀请了，但由于对江泽民的做法有不同看法，就委婉地拒

绝了。

另外，通过与我熟识的相关人士沟通，我们注意到，当前，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人对法轮功私下都持支持和同情态度，都认为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编注：法轮功学员并不认同中共给法轮功平反之说，因为中共邪恶至极、恶贯满盈，根本不配给法轮功平反。）

笔者：能否谈谈您对中国目前局面的看法和展望？

萧先生：中共目前一面借经济方面的表面繁华（且不说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尽量粉饰太平，一面政治方面的严重问题忧心忡忡。目前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其一是法轮功问题。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造成中共最终会翻船的重要原因。其二是民怨太烈，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大学生就业的严重困难，通货膨胀，贪官肆虐，等等。其三，中共的干部队伍治理无方，人心已经溃散，为了自保，干部们只能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假意应付上级和工作，一面私下议论纷纷，一旦有风吹草动，要抛弃中共只是一夕之间的事儿。

中共上层对此心明如镜，不过他们既需要蒙骗人民，也需要欺骗自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或者编出诸如“中共倒了，中国肯定会大乱”的谎言，包着自己，吓唬别人。

总之，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一次大的变革，估计时间不会太远了。法轮功在中国再度迎来辉煌也是指日可待了。◇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日，天国乐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参加盛大游行。加拿大公民、移民暨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Jason Kenney）及多位政府官员到现场祝贺。肯尼在演说中表示，感谢法轮大法学会和天国乐团给加拿大的贡献，并表示加拿大将继续保护法轮功学员。

这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卡尔加里牛仔节的游行，以及十日在中国城举行的盛大游行。

加拿大公民、移民暨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在当日的演讲中，感谢法轮大法学会对卡尔加里牛仔节做出的非凡贡献。“我特别尊重法轮大法学会，你们许多人移民到加拿大，你们选择加拿大并带来你们的礼物。我们感谢你们与加拿大人分享这些礼物。”

肯尼认为，法轮大法带到加拿大的礼物之一就是推崇和平，推崇精神价值，推崇为他人奉献，也推崇自由（包括良心和宗教自由）。“加拿大就是追求自由表达宗教、精神及政治观点的人的庇护所，这里没有迫害。”

肯尼还表示，加拿大将继续保护法轮功学员，使他们免受迫害。“我想让你们知道，所有加拿大人团结一致，当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面临迫害时，我们乐于解救他们。” ◇

## 美波士顿华埠联欢节花絮



法轮功展位前人潮不断，为华埠增添不少欢乐气氛，是当日最受欢迎的展位之一。

一大早，一位广东太太端着热腾腾的一盒面食来到法轮功展位。她表示天气这么热，法轮功学员太辛苦了！她不愿留下姓名，只是坚持一定要法轮功学员收下这盒面食。她说，“这是我要送给法轮功学员吃的。”留下面食后就离去了。◇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一日，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美国波士顿华埠的主街联欢节设置摊位、传播真相、教折叠纸莲花及示范功法。

## 十八年后的见证

今年的五月十三日是第十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传世十八周年的纪念日，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五十九岁华诞。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为此举办的征文活动中，多位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传世十八年来不平凡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篇文章是李洪志老师当年讲法时讲到的两个神迹的当事人所写。

### 一、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

《转法轮》上讲到一个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位大法弟子今年八十一岁了，是李洪志师父办班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她在征文中说：

“一九九二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讲到当时办班的情况，她说：“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十元一张票。”

她是这样讲述当年亲身见证到的神迹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

她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身体硬实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事是真的，我是活见证。”

### 二、两辆汽车夹不住的修炼人

《转法轮》上记载的另一个神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没被撞上的事。这位当事人曾是李洪志师父工作时的同事，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的第二期传法班。他在征文中写道：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九四年五月长春七期班散场，我最后从鸣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九五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

十八年后的当事人出来作证，在证明这些神迹真实的同时，也告诉世人，那些真正知道法轮功价值的修炼者，在历经数年的迫害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修炼着。

其实，法轮功中的神迹何止是这几起？十八年来数不胜数的神迹时时都在发生着。（文／沧海）◇



# 我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种种残忍迫害

文/大连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我于2007年9月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除了遭受奴役迫害，还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 一、奴役

在做奴役的过程中，因为天天接触制作祭奠死人用品的乳白胶（乳白胶中含有毒性物质，会导致过敏、气管痉挛、哮喘等症状），导致我血压高压160低压100，痰中带血，呼吸困难，有明显的过敏哮喘的症状，11月我被转入和普教在一起的一大队。

我到车间后，看到到处都是堆积的棉大衣，人人都紧张的忙着手里的活。不时传来带工（普教代队长管理生产及内务的）破口大骂声，稍不如意，举手就打，环境十分恶劣。队长们则聚在一起吃着水果、嗑着瓜子说笑（各种水果、饮料、小食品都是普教带工“孝敬”的）。如果有谁稍不服从带工管理，队长再去骂或者是打。

每一次干新活，刚开始给你2~3天适应，以后每天工作量都在递增，大部份人根本都无法完成。完不成的轻则被骂、被罚站，重则被扇脸，被电击。打完之后回来还得继续干，还干不完就得加班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王娜的普教加了一夜的班，早上还得照常上班。

记得2007年12月下旬，一大队、二大队疯狂的加班，每天都干15~16个小时。又脏又累，伙食又特别差，没有一点油水，有时就是一碗飘着几根菜叶的清汤。直到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获得消息的记者突然闯进了车间，对着车间拍照，又随机采访了正在加班的

是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傻了眼，当即宣布收工。从那天起晚上不再加班。这样，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做手脚，如延长收工时间，把活拿到号里干等等。

## 二、“扣扣押”

转眼到了月末签考核的日子，为抵制迫害，法轮功学员都不在考核表上签名。我当时坚决拒绝签字，并跟队长讲真相。后被大队长张春光带到东港（以前用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来人员减少，被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小号，里面有酷刑大挂、电棍等等）上刑。

张春光首先把我铐在房间两侧的铁床中间，双手被押成一字型。当时正是大冬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三个小时。后来又进来了7个警察，张春光、李明玉、周谦、翟艳辉、陈秋梅等妄图对我加重迫害。我奋力的抵抗，最后他们将我双手分别一上一下的铐在两张铁床中间（一只手铐在铁床的上铺，另一只手铐在对侧铁床的下铺），其中一侧床面上压了很重的东西。他们用脚使劲踹，把对侧的床踹到踹不动为止，这时手铐已深深的卡在我的肉里。这就是马三家的“扣扣押”。



时的进来踹床，使劲的晃动本来就已经十分剧痛的手。下来后双手肿的像馒头，有16处皮肤磨破。

## 三、莫名其妙的“化验”

2008年5月12日我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抽血迫害。这天，警察们不做任何解释，要求每个人抽一管血说是化验，至于化验什么以及检查结果根本不告诉我们。

当时我坚决抵制抽血并大声讲真相。最后管教科的科长王延平还有另外2名警察来拽我。我死死的把住门不松手。这时又上来大队长李明



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玉，干事翟艳辉以及马三家医院来抽血的警察共九人。我坚决不配合他们，他们拽我十分吃力，无法在抽血室抽血。他们只能就近把我推到对面的一个房间，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罪！”他们非常害怕，就让所有的人立即到楼外面站着。

他们把我拖上床，王延平压着我的头，李明玉摁着我的胳膊，另外还有人压着我的身体和腿，并把我的双脚压在床栏下。我仍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反抗，他们扎了一针没扎上。这时王延平顺手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压在我的脸上。瞬间我感觉无法呼吸，这时我的头碰到左边的墙壁，我立即把头用力的往墙边靠，借助脸部和墙之间仅有的一点点空隙呼吸，才使我免于窒息死亡。

## 四、强行乱用药物

在马三家还有一种无视生命的做法，在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的使用内科抢救药救心丸。此药的适应症是心绞痛、气滞血瘀型冠心病，一次4~6粒，急性发作时10~15粒。我在马三家非法关押期间，在心脏很正常的情况下被警察强制的使用了2次救心丸。

第一次是07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被上扣扣押，被迫害的呼吸困难，大队长张春光强行让我吃了7粒，我很快就吐了出来。这药药效十分迅速，只有几分钟我血压就下降40，浑身抽搐不停，蹲在地上。

第二次是在2008年10月7日那天被强行灌了9粒救心丸。那天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制签考核，在李明玉和张春光的主使下，蓄谋已久的管教科男管教5~6人，其中有彭涛、张良……把法轮功（转第四版）

**(接第三版)**学员一个个的点名点名往外拖。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恶警们上来就拳打脚踢，随后拖至东港折磨。有的扇脸，有的被电击，有的被铐。每往外拖人时，大伙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冲入房间挨个打，我们照样喊，这样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我仍然拒绝签字。这时恶警赵国荣拿着电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电棍啪啪的放着蓝光。最后彭涛、张良把我的左手扭到后背，像小燕飞机一样，另一只手被按着签字，我坚决不签，他们两次强签都没签成。最后又上来2个女警一起把我往东港拖，他们一边拖，我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酷刑演示图：电棍电击

东港里面已经铐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死死卡住，各绑一条布带，两个男管教把我拖到一张上下铁床的床头，把我的双上肢和整个上半身从上下铺中间拽到了床尾三分之二处，再将我的双手抻紧绑在上铺床尾横梁的两头（上这种刑时，身体弓着，头抬不起来，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双上肢及手腕处）。

立刻，钻心的剧痛使我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完全象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但警察却立即叫来了卫生所护士项某某强行灌食救心丸。我紧闭嘴唇，她灌不进去就左右开弓扇我脸，最后这个护士一手捏着我的鼻子，一手扇我的脸，在我憋得上不来气的情况下，她把药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管教科的王延平（现在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扇我的脸，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你还给我上明慧网。”听到明慧网，彭涛立即漏出凶相，也过来扇我的脸并说：“你还上明慧网”，此时我的

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头发。这时又来了一个管教捏着我的鼻子又要给我灌救心丸，不知谁在旁边喊了一声：“别灌了，刚刚灌了9粒了。”这个管教说：“真悬啊！我又拿了9粒。”

后来我又看到了好多起这种乱用药的情况，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管教，甚至带工的普教都可以从箱子里随意拿药往人嘴里塞。

当晚8点多钟，大家到东港拿行李（大家的行李都是早上送过去，晚上再拿回号里，平时号里摆的都是应付检查，给外人看的行李）。法轮功学员卢林喊“法轮大法好”，我随即也喊起来。李明玉、张春光慌了手脚，立即找来宽胶带在我的头上绕了好几圈，这样口鼻都被封在胶带里。就这样过了12个小时，当胶带被撕下时，扯下来的头发加上被管教揪下来的头发，我脚下一米见方的地方几乎盖满了头发。在此过程中，女二所所长杨建三次督阵，他每次来张春光都把手铐紧了再紧。这种痛苦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形容，就这样我被抻了23个小时。下来时，我的双手已经没了知觉，黑紫色的手上布满了水泡和破了皮的肉，共有23处外伤，惨不忍睹。

以后的几个月我连饭碗都拿不住，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以后双手功能严重障碍，双上肢肌肉萎缩。我几次找张春光、李明玉、陈秋梅提出要上医院做医疗鉴定，他们每次都答应却始终一拖再拖。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找来了马三家卫生所的一个大夫，午休时隔着铁门看了看。当时我的双手明显畸形，虎口肌肉萎缩，双上肢肌肉萎缩，胳膊变细。卫生所的大夫问我以前手有没有毛病，我回答是前些日子上大挂时被抻的。张春光听后吓的变了脸，没等大夫做检查，就说：“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当时我很纳闷，原来即使马三家的警察之间也是互相隐瞒的。后来直到我离开时也没有人领我去检查过。

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 五、乱收费

在这里被关押的人员没有一点人

权。在生活方面，教养院的食品本来卖的就很贵，大伙买的食品，大队长尤然今天让放这，明天又改了。原来放的位置全视为不合格，统统没收。私人放的衣服柜，自己有一把钥匙，尤然有一把钥匙，她随时随地的去翻柜。经常早上放的好好的，晚上被扔了一地，她只是说翻号了，去收拾吧。每一次都有日用品和衣物丢失，问谁谁也不知道，一点保障也没有。

教养院还乱收费，本来国家拨款的设施都要大伙分摊。一个300多元的晾衣架不知被重复收了多少遍钱，至今新来的人还要交这笔钱。自己买的水杯、脸盆、衣服，走时还要上缴，再卖给后来的人。这里有艾滋病人（我在期间有2个），有肺结核等传染病人，却没有任何防传染的措施。如果有人找王延平和尤然提意见，他们就说：“闭上你的臭嘴，臭不要脸”等侮辱人格的话。

**背景介绍：**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十年中至少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

中共用于洗脑的酷刑有上百种——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电击、各种刑具毒打、地牢、水牢、死人床、上绳、野蛮灌食、冷冻、暴晒、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摧残等。

在中共江氏集团“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下，已知有33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截至2010年7月），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

这场对公义正信的迫害，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

## 无忧无虑的良方

种旱田的人，担心有水灾。种水田的人，担心有旱灾。而做好事积德的人，无忧无虑，天天都获得丰收。此之谓：“耕心田者，无忧无虑，日日丰年！”

（据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

